

从早期北京话材料看虚词“了”的读音变化*

郭 锐 陈 颖 刘 云

提要 学界对“了”和“啦”的关系有合音说、弱化说和强化变韵说等不同观点。考察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北京话材料,可以看到北京话中的虚词“了”经历了语音弱化过程的四个阶段: liao → lo → la → lə。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了₂”比“了₁”发展快,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则是“了₁”比“了₂”发展快。“了”读音变化的不同阶段,有“咯”“啰”“喇”“啦”等不同写法。北京话轻声造成的语音弱化,常发生韵母的 a 化现象。“了”音变的不同阶段的读音可以在同一时期并存,并出现不太严格的分工。“啦”同“咯”一样,只是“了”语音弱化的中间阶段的语音形式。跨方言的考察发现,“了”的语音变化呈现出有 i 介音韵母和无 i 介音韵母两种类型的四个阶段,两种类型之间具有平行性。早期北京话“了”的不同语音形式,在其他方言中都能找到同类、同阶段的形式。

关键词 早期北京话 语音弱化 a 化现象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了”和“啦”关系十分密切,但对于“啦”的性质却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啦”是“了+啊”的合音形式(赵元任,1968;朱德熙,1982;王力,1954),有的认为“啦”是“了”的强语气变韵形式(郭小武,2000),还有的认为“了”是“啦”的弱化形式(金立鑫,1998;远藤光晓,1986/2001)。但根据早期北京话语料,合音说和变韵说都不能成立。

1) “啦”后面可以出现语气词“吧、呢”,而“啊”后是不能出现“吧、呢”的,因此不可能是“了+啊”的合音。如:

- (1) a. 小王也有信出来啦吧(《小额》)
- b. 小脑袋儿春子一瞧善大爷不言语啦,以为是让他们给拍闷啦呢。(《小额》)

2) “啦”不但出现在“了₂”的位置,也可以出现在“了₁”的位置,因此不能看作“了+啊”的合音,也不能看作“了”的强语气变韵形式。如:

- (2) a. 可了儿花啦这些个钱,念了好几年的书,连个药味都写不上来。(《小额》)
- b. 一挥而就,刷啦一个方子。(《小额》)
- c. 你忘啦吃徐吉春的药,满炕上折腾的时候儿啦。(《小额》)

弱化说有道理,但是说“了”是“啦”的弱化形式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根据早期北京话语料,我们认为“啦 la”其实是“了 liao”的弱化形式,而“了 lə”是“啦 la”的进一步弱化的形式。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11JJD740006)的资助。本文初稿和修改稿曾在北京市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2014年10月,北京语言大学)和第二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2016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报告,对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致以诚挚的谢意。

读音 la 是“了”从 liao 到 lo 语音弱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之一,当代汉语中的“啦”是“了”第三阶段读音的保留。从我们看到的北京话材料看,“了”的弱化过程如下所示:

读音	liao	lo	la	lo
时间	1830 年代前	1834	1853-	1904-

1.2 早期北京话语料

本文考察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能反映“了”的读音的北京话材料,主要材料类型如下:

1) 满汉、满蒙汉合璧教科书

为了帮助满人学习满语,清雍正年间开始,出现了一批满汉对照及满蒙汉对照的满语教材,包括《清文启蒙》(1730)、《清文指要》(1809)、《三合语录》(1829)等。本文参考的是由竹越孝(2012)整理翻译的《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1761)。

2) 清人所编官话正音书

清中叶后开始推行官话,出现了一批官话正音书,本文参考的有高静亭《正音撮要》(1834)和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

3) 西人编著的北京官话教材和词典

目前所见最早以北京音为标准编写的西方汉语教材是威妥玛的《寻津录》(1859),随后是他影响最大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867),此外还有翟理斯《语学举隅》(1873)、狄考文《官话类编》(1892)和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等。

4) 日本北京官话教材

1876年9月开始,日本的汉语口语教学从南京官话转为北京官话。为此,日本人自编了大量汉语会话教材,包括《日清会话》(1894)、《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1904)、《华日教室会话》(1943)等。日本人还翻译了一些西方汉语教材,以《总译亚细亚言语集》(1880)为代表。以上日本语料均来自《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六角恒广,1991-1998)。

5) 旗人小说

蔡友梅(1872-1921),又名损公、松友梅,旗人出身,是早期京味儿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考察《小额》,1907年开始连载于《进化报》,1908年出版单行本。

6) 官话国语推广材料

包括两种材料。一是注音字母材料。为帮助国人快速识字,清末民国时期的官话国语运动中出版了一批注音字母读物,有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读本和报纸,有面向国语讲习所学员和中小学生的教科书,如王璞《实用国语会话》(1920)、齐铁恨《国语会话》(1925)等。本文主要参考的是王照的官话注音读物《对兵说话》(1904/1957)。二是国语留声片教材。赵元任于1922年出版的《国语留声片课本》采用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又照顾南方官话而带入声声调的“老国音”。1935年,他出版了《新国语留声片课本》,采用以北京音系为基础的“新国音”。1928年,老舍在伦敦与人合作编写了国语教材《言语声片》。

2. 早期北京话语料所反映的“了”的读音

2.1 早期北京话材料反映的“了”的读音

1)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1761)

《清文启蒙》(1730)全名《满汉字清文启蒙》,是舞格寿平所编满汉对照满语教科书,共四卷。《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1761)为《清文启蒙》卷二《兼汉满洲套话》的改编修订

本,该书用满文字母对汉文部分做了注音。竹越孝(2012)将满文注音逐字转写为拉丁字母。“了”有3种注音:liyao、liyoo和lioo。具体统计如表1。

表1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了”注音统计

了 ₁			了 ₂		
liyao	liyoo	lioo	liyao	liyoo	lioo
21	46	1	47	90	1

- (3) a. 又恐怕你来狠糟了liyao心了liyao呢。 b. 到了liyoo正月里了liyoo。
c. 托赖老天爷又添了lioo一岁。

“iyao”和“iyoo”也用来给其他iao韵母的字注音。如:

- (4) a. 我还想着要往兄长跟前领教giyao去。 b. 还要笑hiyao话呢。
(5) a. 可怎么样掌家业料liyoo理事。 b. 前日夜里略liyoo受了些凉。

“ioo”只用于两处“了”的注音。ao韵母的字用“ao”和“oo”注音,如:

- (6) a. 教导dao的狼有理。 b. 必定报boo答深恩。

可见,“了”的这三种注音形式反映的读音都是“liao”,注音不同是由规则不统一造成。该书前半部分主要使用liyao,后半部分主要使用liyoo,很可能注音者不止一人。统计如下。

表2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了”注音前后差异统计

	liyao		liyoo		lioo		合计
序、1-24话	60	95.2%	3	4.8%	0		63
25-51话	8	5.6%	133	93.0%	2	1.4%	143

2 《正音撮要》(1834)

根据作者高静亭自序,《正音撮要》成书于1810年,但目前找到的最早刊印本是道光十四年(1834),刊印前是否有修改不得而知,保险起见把时代定为1834。《正音撮要》没有拉丁字母注音,但有的句尾的“了”写作“咯”。如:

- (7) a. 吃饭后总要走得这么三五十步,溜溜食,不然就存了食咯。
b. 大新年人家都来道喜,我们也该去拜拜年咯。

《正音撮要》中“咯”出现35次,占句尾“了/咯”总次数(320次)的10.9%。

3 《正音咀华》(1853)

表3 《正音咀华》“了”用字统计

了 ₂			
了	咯+啰	喇	合计
149	3+8	17	177
84.2%	6.2%	9.6%	

莎彝尊《正音咀华》中“了₁”全写作“了”,句尾“了₂”有3例写作“咯”,如:

- (8) a. 是时候咯。 b. 卸了底咯。 c. 不是咯。

“咯”的反切注音是“卢活切”,可知“咯”读作lo。

《正音咀华》中还出现“啰”8例,其功能与“了₂”相同。如:

- (9) a. 饭好没有?菜便啰嚒? b. 治弟因才短而且多病,告了回家有好几年啰!

“啰”字未见反切,但根据字形推测应读为lo。

《正音咀华》的例句中还出现功能与“了₂”相同的“喇”17例。如:

- (10) a. 大伙相好 过来瞧瞧就好喇。 b. 行装都办齐喇嘛?

4 《寻津录》(1859)

《寻津录》是威妥玛编写的第一本汉语教材,共545个汉语句子,汉字右侧均有对应的威氏注音,练习部分还在汉字右上方用数字标明了调类。

《寻津录》课文部分的“了₁”注音都是 liao³“了₂”注音多数为 liao,少数为 lo。注音为 lo 的写作“了”或“咯”如:

- (11) a. 我等了 liao 你好半天了 liao。 b. 天发了 liao 白了 lo。 c. 今儿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咯 lo。

练习部分的“了₁”为 liao³,个别为 la¹。“了₂”多为 liao³和 la¹,个别为 lo⁴。注音为 la 和 lo 的写作“了”或“咯”。如:

- (12) a. 因为勒索人革了 liao³ 职咯 la¹。 b. 买了 la¹ 一双驴皮檐条儿的福字履。
c. 还把本儿王莽篡位的唱本儿偷了 liao³ 去咯 lo⁴呢。

表4 《寻津录》“了”注音统计

	了 ₁			了 ₂			
	liao	la	小计	liao	lo	la	小计
课文	104	0	104	181	34	0	215
	100%			84%	16%		
练习	37	2	39	25	1	22	48
	95%	5%		52%	2%	46%	

《寻津录》课文部分和练习部分“了”读音的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因为编写的时间不同,课文在前,练习在后,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了”的读音。也可能是因为正式和随意风格在朗读时出现的差异。《寻津录》课文第一部分《天类》选自《御制增订清文鉴》,第二部分《圣谕广训》改编自王又朴《圣谕广训衍》第一章,多为较庄重正式的内容,而练习部分内容是日常生活。威妥玛请了北京人应龙田做北京话老师,并协助编写《寻津录》,教材应该就是按照应龙田的发音来注音。庄重的内容易于采用老的发音,日常的内容则易于采用当时流行的新发音,反映在“了”的读音上,较为典雅的课文部分读 liao 多,没有 la,较为随意的练习部分 la 大量增加。如果上述推测成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了₁”和“了₂”本来都读 liao³。

第二,“了”先从上声变为阴平。从练习部分标注的声调来看,无论是“了₁”还是“了₂”,都是 liao³多(了₁29例,了₂19例)而 liao¹少(了₁8例,了₂6例),这说明声调正在变化。

第三,声调变化的同时,元音也在变化。“了₂”先变为 lo,后来进一步变为 la¹。

第四,练习部分的“了₁”也出现了读为 la¹的迹象。

5 《语言自迩集》(1867)

《语言自迩集》在威妥玛所编写的汉语教材中影响最大,“了”和“咯”读音的描述如下:

了 liao³ 咯 lo¹ (to end or be ended) 跟在动词后面 表示动作完成 表示事件出现。也许把它称为过去时的标志(a sign of the past tense)更为确切。它还自由地充当句尾语助词(a final expletive)。口语句尾多用“咯”(as a colloquial termination)。(62页)

撇了 p³ieh³ liao……丢掉 抛弃(朋友,任何东西)。注意:了 liao³ 轻声,并读作 la 或 lo……(381页)

饭糗了 fan⁴ ch³iu³ liao……饭煮成粥了,“了 liao”实际上变成 lo 接近于 lo⁴。(349页)

《语言自迩集》第二版(1886)给部分句子逐字注音时,“了”多标为轻声,也反映出“了”在声调上的变化。如“下了_{liao}半夜的雪”“他到了_{liao³}”-“他回来了_{liao}”“他来了_{liao³}没有?”-“你答应了_{liao}没有?”。

表5 《语言自迩集》“了”用字统计

了 ₁			了 ₂		
了	咯	小计	了	咯	小计
888	0	888	1084	140	1224
100%			88.6%	11.4%	

《语言自迩集》“了₂”写作“咯”的比《寻津录》读 lo/la 的比例小,并不意味着从 liao 到 lo/la 发展的停止,而是因为写作“了”的“了₂”很多也读为 lo/la。《语言自迩集》第五章《谈论篇(百篇)》改编自《清文指要》,与《清文指要》三个版本对比(1809年三槐堂重刻本、1818年西安将军署重刻本、1830年《三合语录》五云堂刻本)(张美兰、刘曼,2013),可以看到《语言自迩集》改“了”为“咯”的情况:

表6 《语言自迩集》改《清文指要》“了”为“咯”统计

	1809	1818	1830	1867	
A 前两版无语气词,第三版为“了”,《自迩集》改为“咯”	—	—	了	咯	5处
B 前三版为“了”,《自迩集》改为“咯”	了	了	了	咯	29处

A. 前两版无语气词,第三版为“了”,《语言自迩集》改为“咯”的用例如下:

- (13) a. 1809 看风水的人们,都说那个地方好的上头,才在那里立了坟院。
 b. 1818 看风水人,都说那个地方好的上头,才在那里立了坟莹。
 c. 1830 看风水的人们,都说那个地方好平安的上头,才在那里立了坟莹了。
 d. 1867 请了看风水的人瞧,照他们都说那一块地好,故此在那儿立了坟咯。(187页)

B. 前三版为“了”,《语言自迩集》改为“咯”的用例如下:

- (14) a. 1809 又坐了好一会,看他的光景,顺着他慢慢的央求,刚刚的才点了头了。
 b. 1818 又坐了好一会,看了他的形景,顺着他慢慢的央求的上头,刚刚的才点了头了。
 c. 1830 又坐了好一会,看他的光景,顺着他慢慢的央求,好容易才点了头了。
 d. 1867 又坐了好一会,看着他的光景,顺着他的气儿慢慢儿的哀求他,刚刚的才点了头咯。(65页)

《语言自迩集》将“了”改为“咯”,说明编写者明确地意识到句末语气词的读音不是 liao,句末“了”读为 lo/la 已经很稳定,因此换用新字形来记录。

④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1)

这部书采用罗马字母注音,“了₁”和“了₂”都读 liao³,如“亲了_{liao³}个嘴”“雪化了_{liao³}”“走了_{liao³}水了_{liao³}”。

⑦ 《汉言无师自明》(1872)

该书“了”和“咯”一共36处,只有一处“了₁”记音为 layow,按翟理斯的记音法对应为 liao,其余35处都记为 la。

- (15) a. 你雇了_{layow}车没有? b. 马出了_{la}汗先不要狠他。
 c. 到咯_{la}码头没有? d. 轮船来咯_{la}。

按全书的记音体例,单元音 a 记为 ah,如“大”记为 tah。字母 a 记录的是元音 a 的轻读形

式,比如后缀“子”都记为 dza,“等着”的“着”记为 ja,“认得不认得”的“得”记为 ta。可见,该书的 la 记的是读为轻声的 la,反映出这一时期“了”从 la 向 lo 变化的过渡状况。

8) 《语学举隅》(1873)

《语学举隅》中“了₁”读 liao 或 lo,“了₂”都读 lo,写作“了”或“咯”,如“到了 liao 门口儿”“起了 liao 行市了 lo”“投了 lo 河了 lo”“说开了 lo 话咯 lo”。《语学举隅》的出版时间较晚,但“了”没有 la 读音,反映出的“了”读音比《寻津录·练习》和《语言自迩集》早,而与《寻津录·课文》相当,也说明 lo 和 la 是“了”读音变化过程中分别独立的阶段。

表 7 《语学举隅》“了”注音统计

了 ₁			了 ₂		
liao 了	lo 了	小计	liao 了	lo 了/咯	小计
7	13	20	1	192	193
35%	65%		0.5%	99.5%	

9) 《总译亚细亚言语集·支那语官话部》(1880)

该书“散语章”用片假名逐字标音,“了”有两种注音:リヤヲ(=liao)和ラ(=la),如“桌子上的那蜡灯是谁拿了 la 去了 la?”“甚么是撤了 liao 呢?你吃完了 liao 饭都拿下去那就是撤了 la。”“你前年坐海船不是受了 liao 累了 liao 么?”

表 8 《总译亚细亚言语集·支那语官话部》“了”注音统计

了 ₁			了 ₂		
liao	la	小计	liao	la	小计
46	8	54	9	105	114
85%	15%		8%	92%	

“了₁”和“了₂”作 la 的比例都比《寻津录》大大增加,反映“了”迅速变化的过程。

10) 《英清会话独案内》(1885)

该书英汉日三种语言对照,汉字都用片假名注音。全文 40 处“了₁”和 143 处“了₂”均注为ラ la,写作“了”或“拉”。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了₁”和“了₂”最早全都读为 la 的,如“啊,到了 la 船了 la,车轮已经不动了 la”“到吗渡(码头)也快拉 la”。

11) 《对兵说话》(1904)

内田庆市、冰野善宽(2016: 101)注意到王照《对兵说话》中“了”有 la、lou、le 三种读音。

- (16) a. 我们中国的事,全让洋人作了 lou 去了 la。(5b-5) b. 破了 le 多少座城池。(5a-4)
 c. 不想吃的亏越发的大了 le。(7a-4) d. 把几百里的土都冲坏了 lou。(10b-4)

表 9 《对兵说话》“了”注音统计^①

了 ₁				了 ₂			
lou	la	le	小计	lou	la	le	小计
6	0	16	22	5	8	19	32
27%		73%		16%	25%	59%	

《对兵说话》出现了之前和之后北京话材料中都没有出现的语音形式 lou,应该不是北京

① 《对兵说话》用王照自创的合声字母注音,字母借自汉字偏旁笔画,本文按规则转写为汉语拼音。

话本来的读音^②,可能与作者王照的家乡话有关。王照是直隶宁河芦台人,宁河芦台方言属冀鲁官话保唐片,同属保唐片的其他不少方言“了”有 le 和 lou 两读^③。虽然由于目前缺乏宁河芦台话“了”的读音的材料而无法下定论,但可推测宁河芦台话“了”也有 lou 的读音。《对兵说话》中“了”有 lou 的读音很可能是宁河话的影响。

12)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1905)

该书用片假名注音,81例“了₁”和267例“了₂”均注音为ラ la,“喇”2例,注为ラ la。如:“王大哥在家里吗?没在家呀。没在家上那里去喇 la?因为做了 la 赌,钱被拿了 la 去了 la。”

13) 《小额》(1907)

《小额》“了₂”位置上的“啦”远多于“了₁”,但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了”形式。例如:

- (17) a. 单说胎里坏孙先生,一听说小额遭啦官司,地宫里就没安着好心,原就打算吃一下子。额大奶奶撒开了这们一求他,哈哈,胎里坏是更得了意啦。(46页)
b. 就这件事上看起来,家有贤妻的这两句话,是确有至理的了。(27页)

表 10 《小额》“了”用字统计

了 ₁			了 ₂		
了	啦	小计	了	啦	小计
760	9	769	129	939	1068
98.8%	1.2%		12.1%	87.9%	

14) 李德钊(万人迷)相声(1908)

多数书面材料反映语音面貌都滞后,可以现存最早的相声音档为证。1908年著名相声大家李德钊(万人迷)为百代公司录制了唱片,“了₁”和“了₂”已经都读为 la,个别“了”读为 la^④:

- (18) a. 那天我吃来着,吃了 la 二十个不饱。(《灯谜隐语》01:12)
b. 这成了 la 绕口令了 la。(《对对子》0:40)
c. 我也说错了 la。(《对对子》2:13)
d. 老了 la 玩完。老了 la 就不成了 la。(《卖对联》1:22)

15) 《华英文义津逮》(1909)

该书“了₁”有上声 liao³和轻声 liao 两种读法,如“叹了 liao³一口气”“上了 liao 岁数儿”;而“了₂”读轻声 liao 和 lo,如“吃饱了 liao”“睡熟了 lo”。该书还指出,“咯”是句尾“了”的另一种形式,如“仅仅的够咯 lo”。

16) 《汉语通释》(1912)

著者明确指出“了”读为 liao³,口语中读 la,在用例中则将“了₁”和“了₂”都标为 la,如“我昨天见他去了 la,他可是出了 la 门了 la”。

② 北京话中表去除、受损的弱化动词“了”有 lou 的读音(马希文,1983)。

③ 保唐片方言“了”有 lou 读音是较为普遍现象,如平谷话、保定话、唐山话、昌黎话、石家庄话。例如:

- (1) 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大喽(lou)就好了(la)。(平谷:陈淑静,1998)
(2) 老师已经来喽又走咧。(保定:张丹、赵博雅,2016)
(3) 地里长喽(lou)个这么大的西瓜呢。(唐山:习丹丹,2015)
(4) 他吃啍(liu/lou)饭咧(li)。(《昌黎方言志》,1984)
(5) a. 饭熟了(lou)叫我。 b. 饭熟了(la)。(蓟县:陈凤霞,1997)

④ 视频网址: <http://tieba.baidu.com/p/1704052920>。

17) 《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

该书的二十篇文本用隆德尔方言字母注音,“了”记为 liao(隆德尔字母为 leao)和 la。

(19) 两个人分说不清,就打了 liao 官司了 la。官叫了 la 他们去说,你们为什么打官司。(118页)

另有4例“咯”,都注音为 la。如:

(20) 您猜李能怎么着,这时候也顾不得哭咯 la,站起来就对老虎说:……(78页)

表 11 《北京话语音读本》“了”注音统计

了 ₁			了 ₂		
liao	la	小计	liao	la	小计
133	31	164	0	225	225
81.1%	18.9%			100%	

“了₂”已完全读为 la,大多数“了₁”还读 liao,尚未全变为 la。

18) 《国语留声片课本》(1922)和《新国语留声片课本》(1935)

《国语留声片课本》用注音符号标音,会话材料中的“了₁”和“了₂”均注音为ㄌㄧㄠ。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了₁”和“了₂”都读为 lǎo 的最早记录。如“那个女人给她的儿子买了 lǎo 一个磁娃娃,她想不到刚买来他就把它摔破了 lǎo。”

《国语留声片课本》中,赵元任明确区分“了”的三种读音ㄌㄧㄠ、ㄌㄧㄠ、ㄌㄧㄠ:

“了”字当动词一定要念ㄌㄧㄠ,当语助词大概总念ㄌㄧㄠ,ㄌㄧㄠ音是稍带感叹词的口气,但是现在很正式派的诗文里语助词的“了”也可以念ㄌㄧㄠ。(20页)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用罗马字母注音,在“助词”一节将“了”注音为轻声 le,如“糟了 le,要下雨了 le,咱们去不成了 le。”

在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的会话材料中,1922年《国语留声片课本》所区分的“正式”liao和“感叹”la都没有见到。胡适《乐观》一诗,如“哈哈!好了!”中的“了”,在《国语留声片课本》中注音为 la,在《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中改为 le。

19) 《言语声片》(1928)⑤

《言语声片》词汇表中,“了”有 liao、lǎo、la 三个读音,“啦”也有 la 和 lǎo 两个读音,“了”“啦”的用法都是 past auxiliary(过去助词)。课文中“了”和“啦”的注音如下:

(21) 乙:夜里十二点了 lǎo 吧。

甲:哼,两点十分。真好。布局精奇,笔锋又爽利,我所看入了 liao 神啦 la。

乙:你看完了 lǎo。好,该借给我啦 la。

甲:可惜,你来晚了 lǎo。早叫二妹妹拿去了 liao。(122/99页⑥)

表 12 《言语声片》“了”注音统计

了 ₁			了 ₂			
liao	lǎo	小计	liao	lǎo	la	小计
45	1	46	59	51	4	114
97.8%	2.1%		51.7%	44.7%	3.5%	

20) 《支那语书取研究》(1941)

⑤ 根据远藤光晓(1986),教材《言语声片》出版于1930年,但老舍完成录制唱片是1928年,《言语声片》第二卷主要是根据唱片内容誊写而来。

⑥ 斜线前为《言语声片》卷一罗马字母注音所在页码,斜线后为卷二中文文本所在页码。

该书以威妥玛拼音注音,“了₁”(118例)和“了₂”(341例)都注为 la¹,“了₂”又写作“啦(3例)/喇(12例)/咯(1例)”,如“现在大家都齐了 la¹ 心了 la¹”“对不住,那我就扰您啦 la¹”“这几天不大疼喇 la¹ 就是觉着里头呼打呼打的直跳,大约是鼓脓喇 la¹”“我雇这个老妈子是好极咯 la¹ 粗细活他都会做。”

21) 《华日教室会话》(1943)

该书以片假名注音。全书共 302 例 la, 只有 16 例“了₁”,其余均为“了₂”,包括 1 例写作“啦”的,如“下次我忘不了啦 la”“我记错了 la 功课表了 la”“我疏忽了 la”。《华日教室会话》还在书末附录“日本音字·汉字·罗马字对照表”,“了”对应的罗马字是 la⁷。

2.2 “了”音变的四个阶段

如果按照时代先后排列“了”的不同读音,会发现“了”的读音变化有反复。如早期形式是 liao, 到 1850 年代出现 lo、la(《正音咀华》《寻津录》),但在《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1)只有 liao;在《英清会话独案内》(1885)中所有“了”都读 la,但在《言语声片》(1928)中的注音还有 liao。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可能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注音滞后。教材、词典等的注音有时追求稳妥,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新产生的读音常不被采用。《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1)把“了”全注音为 liao,没有之前就已出现的 lo 和 la,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二是不同时期的形式可以共存,并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言语声片》中 liao、la、la 并存,可能属于这种情况。三是书写形式没有完全反映读音。汉字书写形式是逐步定型的。《寻津录》中写作“了”的既有注音为 liao 的,也有注音为 la 的,“咯”有注音为 lo 的,也有注音为 la 的。《华英文义津逮》(1909)“赵城虎”一文共 5 处“咯”,注音 lo。《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节选时,保留了前 4 处,将最后 1 例“咯”改为“了”,但“咯”和“了”都注音为 la。《北京话语音读本》语气词 la 已经普遍采用“了”来记录。因此可以推测《小额》中写作“了”的也有不少实际读 la。

如果排除注音滞后的干扰,根据“了”四种读音出现的时间,可以把读音变化分为四个阶段^⑧:

第一阶段: liao(1830 年代前)。

第二阶段: 出现 lo(1830 年代始)。早期部分“了”保留 liao,后期“了₂”全读 lo。

第三阶段: 出现 la(1850 年代始)。早期部分“了”保留 lo、liao,中后期全读 la。

第四阶段: 出现 la(1904 年始)。早期部分“了”保留 la、liao,后期部分“了₂”保留 la。

^⑦ 《支那語の發音と記号》(1942)的附录“日本音字·汉字·罗马字对照表”中已经出现汉字“了”和罗马字 la 的这种对应,这是外国人撰写的汉语教材中最早明确记录“了”读为 la 的文献,但该书没有会话。

^⑧ 本文总结的“了”读音变化的时间点与太田辰夫总结的不太相同。太田辰夫(1950/2013)认为《清文指要》(三槐堂重刻本,1809)已出现句尾“咯”。但笔者翻检后只发现一例“咯”:“是啊,咱们许久不见了,我进去咯坐坐罢。”此处的“咯”从语法上说不能解释为句尾“了”。在西安将军署重刻本(1818)等后期版本中,“咯”均作“咯/暑”,可见三槐堂重刻本中的“咯”实为“咯”之误写。太田先生所说的“了”读 lo、la 的材料中,《三合语录》(1829)是满蒙汉三语对译的满语教科书,没有标音,只出现“了”一种写法;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1815)和雷慕沙《汉文启蒙》(1822)的“了”分别标音为 leaou 和 liaou,也未出现“咯、啰、喇”等其他功能相当于“了”的汉字,因此都无法证明有 lo、la 读音。太田辰夫(1958/1987: 355)说“句末的‘了’无例外地不读 [liau] 的时代,大概比《儿女英雄传》的时代还要稍晚,是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后助动词的‘了’也读成 [le], 可以认为是 1880 年前后。”根据本文的考察,由于“了”的不同变体可以共存,“了”在 1920 年代仍可以读 liao,而读 le 的时间是在 1904 年才首次发现。

表 13 按“了”的读音变化进程排列本文考察的材料(标*者为注音滞后的语料)。

表 13 北京话“了”语音形式变化的阶段

	语料	年代	了 ₁	了 ₂
第一阶段 liao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1761	了 liyao/liyoo/lioo	了 liyao/liyoo/lioo
	*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1871	了 liao ³	了 liao ³
第二阶段 lo	正音撮要	1834	了	了、咯
	* 寻津录·课文	1859	了 liao	了 liao ³ 、咯 lo
	* 语学举隅	1873	了 liao/lo	了 liao/lo、咯 lo
	* 华英文义津逮	1909	了 liao ³ /liao	了 liao/lo、咯 lo
第三阶段 la	正音咀华	1853	了	了、咯 lo、啰、喇
	寻津录·练习	1859	了 liao ³ /liao ¹ /la ¹	了 liao ³ /liao ¹ /la ¹ 、咯 lo ⁴
	语言自迩集	1867	了 liao ³ /liao	了 liao ³ /liao/lo/la、咯 lo ¹ /lo ⁴
	汉言无师自明	1872	了 liao/la、咯 la	了 la、咯 la
	总译亚细亚言语集	1880	了 liao/la	了 liao/la
	* 小额	1907	了、啦	了、啦
	* 北京话语音读本	1918	了 liao/la	了 la、咯 la
	英清会话独案内	1885	了 la	了 la、拉 la
	*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	1905	了 la	了 la、喇 la
	* 汉语通释	1912	了 la	了 la
第四阶段 lǎ	* 支那语书取研究	1941	了 la ¹	了 la ¹ 、啦/喇/咯 la ¹
	对兵说话	1904	了 lou/le	了 lou/la/le
	* 言语声片	1928	了 liao/lǎ	了 liao/la/lǎ
	* 国语留声片课本	1922	了 lǎ	了 liao/la/lǎ
	李德钊(万人迷)相声	1908	lǎ	la/lǎ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935	了 le	了 le
	华日教室会话	1943	了 lǎ	了 lǎ、啦 lǎ

我们注意到,“了₁”和“了₂”的变化速度不同:在从第一阶段 liao 向第二阶段 lo、第三阶段 la 变化时,“了₂”比“了₁”时间早、速度快;在从第三阶段的 la 向第四阶段的 lǎ 变化时,“了₁”比“了₂”快。“了₂”比“了₁”更快变化为 lo/la 的可能原因是,“了₂”比“了₁”语义更虚,又处于句末非重音位置,更容易弱化。但句尾“了₂”作为语气词,开口度大的 la 发音更响亮,适合于互动等级高、强语气的场合,因而保留下来。

2.3 “了”读音变化的性质

“了”的读音变化有不同的阶段和表现形式。从第一阶段 liao 到第二阶段 lo,是单元音化;第三阶段从 lo 到 la,是低元音化;第四阶段从 la 到 lǎ,是中元音化。这种语音变化,其实是由于轻读造成的语音弱化。

从 liao 到 lo 的单元音化是弱化的常见现象,从 la 到 lǎ 的中元音化也是弱化的常见现象,而从 lo 到 la 的变化是元音开口度变大,看作弱化则有违一般认识。其实,同一时代,北京话中的“呢”“的”“吗”的语音弱化也经历了和“了”相似的韵母 a 化的过程。下面分别列举:

1) “呢”ni → na → nǎ

“呢”在 1870 年代以前读 ni。从《语言自迩集》(1867)开始,表示持续进行的“呢”开始出现 na 的读音,写作“哪”:

- (22) a. 那字你抄了没有? 还没抄哪。(散语章练习五答案)
 b. 听见说,你如今上了耍钱场儿了,还该下许多的账。若果然是那么着,不是玩儿的呀!得略收收儿才好哪。(谈论篇百章之四十六)

到《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1880)中,表示疑问的“呢”也出现 na 的读音:

- (23) a. 你病了有多久哪?(20页)
 b. 你这老悖的,只知道死守旧规矩,要省几个工钱,怎么想不到,早年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哪?(67页)

到 1920 年代,“呢”出现了 ne 读音。《国语留声片课本》(1922)中指出,“呢”是“快慢轻重不同的多音字”,读得慢一些是 ni,读得快一些、轻一些就是 ne。在《新国语留声片课本》(1935)中,“呢”就只记为 ne 了。

2 “的”di → da → dǎ

“的”在 1920 年代以前的所有注音材料中均记为 di 音。《日支对译建筑用语》(1921)中,“的”的片假名注音有两种:夕(da 共 77 例)和テ(de 共 17 例)。如:

- (24) a. 你今天带来的 da 那个瓦匠,他的 de 手艺不大很好。(58页)
 b. 盖房子的 da 计画,你是在那儿托人画的 de 呢?(75页)

《支那四声字典》(1927)将“的”字放在音节 tē 的条目下(该字典中,ê 字母还用于“何歌渴”等字韵母),同时加注了 4 个读音:ti¹、²、⁴和 ta¹。

3 “么”mo → ma

疑问语气词“么”本读 mo,后来出现 ma 的读法。如:

- (25) a. 你还看书呢么 mo,天都矇矇亮儿了,你睡一会儿罢。(《寻津录》)
 b. 花瓶也算是家伙么 ma? (《总译亚细亚言语集》)

《支那四声字典》(1927)在音节 ma 的条目下列出了“吗”“么”等字,注释中特别说明,“么”做语气词时读为 ma。

另一方面,“老”“里”等字的弱化形式曾经也有低元音化现象。《小额》中的“啦”除了记录语气词“了”的弱化形式,也记录“老”“里”等字在轻声中的弱化形式。如:

- (26) a. 这几位恭本人,也不很会跳动,倒是明五爷说了几句大实话,说“得了,额啦大呀,谁让你错了呢,赔个不是吧。”
 b. 小额正在难受之际,明五爷早瞧见他啦,说“额老大呀,你们爷儿几个早来啦。”
 (27) a. 小额这几家儿得意的亲友,先头啦也说过,没有一家儿够程度的。
 b. 单说打杂儿的孙升,够奔北新桥儿三条胡同泰都老爷那里。先头里也说过,这位泰都老爷,斗大的字认得一口袋半……
 (28) (王香头)两只袜子脚,横着量有四寸,说话粘牙倒齿,很有点儿妖啦妖气的。

此外,《汉言无师自明》(1872)中,助词“着”注音为 ja,后缀“子”注音为 dza,也应该是这一弱化途径的表现。

由上可见,韵母 a 化是早期北京话的语音弱化的普遍现象。进一步的弱化则变为[ə],这是 1920 年代至今的趋势。

liao、lo、la、le 是虚词“了”语音弱化不同阶段的读音,可看作虚词“了”的四个语音变体。“啦”并非“了+啊”的合音,也不是“了”的强化变韵,而是“了 liao”弱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咯 lo”是“了”弱化的第二阶段,并非“了+哦”的合音。

2.4 共存变体的功能分化

前面说到“了”的语言变化不同阶段的形式可以并存,正如杨永龙(2003)所说,语气词的语音强弱形式是“四世同堂”而非“新陈代谢”。

既然“了”的语音演变过程是“四世同堂”,共时平面上一个语言单位共存有多个读音,就可能出现分工。远藤光晓(1986/2001)考察了《言语声片》中“了”的 liao 和 le 出现的条件,发现“了₁”读 liao,“了₂”在强音节读 le,弱音节读 liao。但这个规律有15.6%的例外,另一方面在其他材料中都未发现类似的规律,因此这个规律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了”的不同语音形式的分工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风格色彩因素。老形式 liao 更典雅,适合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使用,新形式 la、lǎ 则适合非正式场合。京剧唱词中的“了”仍读做 liao,在念白中,正面角色也读 liao,只有小人物、丑角才读作 lǎ。《言语声片》标音作 lǎ 的部分“了”,在录音中反而读成了 liao,很可能是较为正式的录音环境和教科书性质,使老舍采取了典雅的读法。

其二是语气强弱因素。前面说到,开口度大的 la 发音更响亮,适合用于互动等级高、强语气的场合。老舍约 31 万字的剧本中,“是啦、好啦、得啦、怎么啦”的使用数远多于相对应的“了”形式,因为在互动语境中经常需要加强语气。

表 14 老舍剧本高互动等级语境“了”的用字

啦	用例数	了	用例数
是啦	19 例	是了	3 例
好啦	18 例	好了	8 例
得啦	19 例	得了	9 例
怎么啦	57 例	怎么了	11 例

郭小武(2000)认为“啦”是“了”的强化形式。方梅(2016)认为,“啦”主要用于宣告事态、请求、质疑等施为性语句。陈颖(2016a)认为,语气词互动等级与其语音形式相关:互动等级越高(主观性、交互主观性强),语气词的开口度越大。开口度越大,发音越响亮。以上研究都表明“了”的不同语音形式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工。

在当代共时平面上,读 la 的“了”更适合用于互动等级高、强语气的表达。不过,我们认为,强语气条件只是从“了”已有的四个语音形式中选择最适合的形式,而不是强行改变“了”的读音。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包括“了₁”在内的所有“了”都读 la。

“咯 lo”虽然当代书面语中已不常见,但口语中其实并不少见。由于 lo 比 lǎ 发音响亮,也更多地用于强语气、互动等级高的场合。

3. “了”的语音形式的跨方言比较

3.1 “了”的语音形式的两种类型

汉语方言中,“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语音弱化各个阶段的格局。与北京话不同的是,方言中普遍存在 liu/lie/lao/lou 这样的复元音韵母形式。如果把其他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形式也考虑进来,那么“了”的语音弱化过程可分为两种类型的不同阶段:

类型 1: 弱化后韵母有 i 介音。

第一阶段: liao。如武汉话“了₁”“了₂”读 liao(或 niao)。

第二阶段: liou/liu/liǒ/lio。弱化后保留第一阶段的 i 介音,保留圆唇元音。如昌黎话“了₁”可读 liu(《昌黎方言志》,1984);原平话“了₁”读 liǒ(侯精一、温端政,1993)。

第三阶段: lia/lie/lie。弱化后保留 i 介音,主要元音为不圆唇前元音或低元音。如文水话

“了₂”读 lia(侯精一、温端政,1993);昌黎话“了₂”读 liq(《昌黎方言志》,1984)。

第四阶段: liə/liɣ/li。弱化后保留 i 介音,主要元音为不圆唇央中元音或后元音;或主要元音脱落,原介音转为主要元音。如浑源话“了₁”读 liəʔ^⑨(张子华,2013);原平话“了₂”读 liɣ;祁县话“了₂”读 li(侯精一、温端政,1993)。

类型 2: 弱化后无 i 介音。

第二阶段: lao/lou/lɔi/lɔ/lo。弱化后 i 介音脱落,有的方言单元音化,但保持圆唇特征。如绵平话“了₁”“了₂”都读 lao。蓟县话“了₁”读 lou(陈凤霞,1997)。平遥话“了₁”读 lo(侯精一、温端政,1993)。合肥话“了₁”和“了₂”都弱化为 lo(《安徽省志·方言志》,1997)。

第三阶段: la/lɐ/læ/lɛ/le/lei。韵母为不圆唇前元音或低元音。如建水话(张宁,1986)和诸城话(钱曾怡、罗福腾,1992)“了₁”“了₂”弱化为 la。邢台话“了₂”^⑩读 [læ](范晓蕾,2014)。

第四阶段: lə/lɤ。韵母弱化为央中元音。如天镇话(谢自立,1990)、神木话(邢向东,2002)。

有的方言中,“了”的声母 l 脱落,比如建水话的“了₁”单念为 [lɐ²¹²] 在句中可以脱落声母读为 [ɐ](张宁,1986),淄川话的“了₁”读为 [ə](孟庆泰、罗福腾,1994)。根据元音仍把声母脱落的形式归入第三(a)和第四阶段(ə)^⑪。

表 15 汉语方言和不同时期北京话“了”语音形式的类型和弱化阶段

	类型 1: 有 i 介音		类型 2: 无 i 介音	
阶段 1	liao	武汉、《清文启蒙》		
阶段 2	liou/liu/liɔ/lio	昌黎、唐山、原平	lao/lou/lɔi/lɔ/lo	绵阳、蓟县、平遥、合肥、《正音撮要》
阶段 3	lia/lie/lie	昌黎、保定、文水	la/lɐ/læ/lɛ/le/lei	建水、诸城、邢台、《汉语通释》
阶段 4	liə/liɣ/li	浑源、原平、祁县	lə/lɤ	天镇、神木、荣成、《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可以看到,“了”语音弱化后的三个阶段的语音形式,在无 i 介音类型和有 i 介音类型之间呈现出平行性:同一阶段的语音形式的主要元音基本相同。北京话“了”的四个阶段语音形式 liao、lo、la、lə 在其他方言中都能找到同类;弱化后的 lo、la、lə 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的三个阶段。

“了₁”和“了₂”在有的方言中处于同一类型的同一阶段,如武汉话都读 liao,属于有 i 介音类型第一阶段;合肥话和阜阳话都读 lo,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诸城话都读 la,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第三阶段。有的方言中则类型或阶段不统一,如保定话“了₁”读 lou,属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了₂”读 lie,属有 i 介音类型第三阶段;蓟县话、平谷话“了₁”读 lou,“了₂”读 lə,分别属于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海丰话“了₁”读 liau,“了₂”读 liau 或 lo(杨必胜、陈建民,1984),分别属于有 i 介音类型第一阶段和无 i 介音类型第二阶段。

早期北京话材料中,也有用作“了₂”或“了₁”的“咧”,属于类型 1 第三阶段的读音。如:

(29) a. 我只喝一盅就醉咧。(《清文启蒙·兼汉满洲套话》,1730)

⑨ 这里对“了”的语音形式的分类只考虑韵母元音的舌位和是否圆唇,忽略入声韵尾和鼻音韵尾或鼻化。添加入声韵尾在有入声的方言中是语音弱化的普遍现象,是弱化导致音长变短,与入声混同的结果。有的方言添加鼻音韵尾或元音鼻化,也是语音弱化造成的。

⑩ 邢台话的 [læ] 和北京话的“了₂”并不完全对应,此处所说的“了₁”“了₂”只是大致的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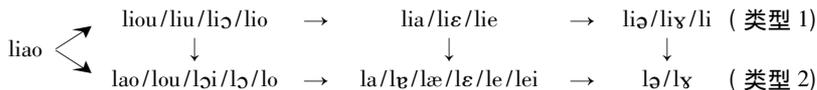
⑪ 脱落声母的“了”还可进一步弱化,与前面的动词融合,发生动词 D 变韵,或发生动词变调,如莒县话(李仕春、艾红娟,2008)、获嘉话(贺巍,1989)、浚县话(辛永芬,2006)、烟台芝罘话(刘探宙,2013)。

- b. 过了那山岗子,不远儿就瞧见那二十八棵红柳树咧。(《儿女英雄传》,1878)
 c. 我那二兄弟是去年才中咧进士,三兄弟是咳(还)在书房念书呢。(《华音启蒙谚解》,1883)

早期北京话材料中的“咧”在1850年后逐渐减少^⑫,在当代基本消失。

3.2 “了”的语音形式的变化路径

“了”语音形式的两种类型的四个阶段的演变,也许不仅存在同一类型中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变化,还可能存在两个类型之间的跨类变化。图示如下:



高晓虹(2010)说“助词‘了’的韵母由齐齿呼丢掉介音变为开口呼,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在语流中,轻声音节如果是齐齿呼,介音常变得模糊含混,导致介音脱落。”类型2的不同阶段读音,既可能是同类型的上一阶段变化而来,也可能是类型1的相同阶段脱落i介音而来。

3.3 “了”的不同语音形式的功能分化

不少方言中,“了”的不同语音形式存在功能分化,主要是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示“了₁”和“了₂”,如唐山话、邢台话、蓟县话、保定话、济南话、菏泽话、滨州话。

当代北京话“了₁”和“了₂”的语音形式已基本统一,只是“了₂”有不同阶段的语音形式,其中la更倾向于在强语气语境出现。这种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有。高晓虹(2010)发现,沂水话“了₁”和“了₂”一般情况下都读lɔ,但在表达强烈语气时,“了₂”也可以读为“囉[lā]”;莱州话“了₁”和“了₂”都读“喽[lou]”,但在强语气语境,“了₂”也可以读“啦[la]”。如此看来,第三阶段的语音形式由于韵母开口度大,发音响亮,更易于用于强语气语境。这种情况主要出现于“了₁”和“了₂”读音基本统一、“了₂”有不同语音形式的方言中。

4. 结语

“了₁”和“了₂”本来都读liao,后来出现连续的语音变化。“了”的语音变化经历了“liao → lo → la → lɔ”四个阶段。1830年代“了₂”开始出现lo的读音,写作“咯”“啰”;1850年代出现la的读音,仍写作“咯”或“了”,或写作“咧”“拉”“啦”。1904年前后,“了₁”和“了₂”开始弱化为lɔ,有时也可读为la,写作“啦”。

前期“了₂”的语音变化比“了₁”快,“了₂”的la在1870年代全面取代liao,而“了₁”的la在1880年代才全面取代liao。但“了”向lɔ变化的过程却是“了₁”比“了₂”快。“了₁”的lɔ完全取代liao、la是在1920年代,但直至今日“了₂”仍有不少保留la的读音。

“了”的这一系列语音变化是轻声造成的语音弱化。语音弱化后韵母a化是北京话中的普遍现象,不但出现于“了”的弱化,也出现于“呢”“的”“么”及其他轻声音节的弱化中。

“了”的四个语音形式中,lo、la、lɔ是语音弱化的结果。不同形式可在同一时代共存,并出现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liao常出现在典雅、正式场合,发音响亮的la和lo更常出现于强语气、互动等级高的交际场合,发音不响亮的lɔ一般出现在弱语气、互动等级低的场合。“啦”并非“了+啊”的合音形式,也不是“了”的强语气变韵形式,而只是“了”的语音弱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读音形式。在强语气的语境,说话人倾向于从“了”既有的四个语音形式中选择发音

^⑫ “咧”在朝鲜时代的汉语教材中多见,可能有东北方言的影响(参看陈颖,2016b)。

更响亮的形式。

从跨方言的角度看,“了”的语音形式可分为无*i*介音和有*i*介音两种类型,两种类型的弱化过程呈现大致平行的阶段。北京话的“了”弱化后的三种读音 *lo*、*la*、*lə* 分别属于无介音类型的二、三、四阶段读音。

参考文献

-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陈凤霞 1997 《蓟县话的“了[·lou]”》,《天津师大学报(社哲版)》第4期。
- 陈淑静 1998 《平谷方言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 陈颖 2016a 《试论语气词的互动等级序列》,第二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6年3月。
- 陈颖 2016b 《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的“咧”》,《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方梅 2016 《北京话语气词变异形式的互动功能——以“呀、哪、啦”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高静亭 1834 《正音撮要》,粤东卒英斋刊本。
- 高晓虹 2010 《助词“了”在山东方言中的对应形式及相关问题》,《语言科学》第3期。
- 郭小武 2000 《“了、呢、的”变韵说——兼论语气助词、叹词、象声词的强弱两套发音类型》,《中国语文》第4期。
- 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1984 《昌黎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贺巍 1989 《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
- 侯精一 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金立鑫 1998 《试论“了”的时体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李仕春 艾红娟 2008 《山东莒县方言动词的合音变调》,《语言科学》第4期。
- 李无未 杨杏红 2011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以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为依据》,《汉语学习》第1期。
- 刘探宙 2013 《烟台芝罘话一种名、动同模式的变韵》,《方言》第2期。
- 刘云 2013 《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中国语文》第3期。
- 六角恒广 1991-1998 《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东京:不二出版。
- 马希文 1983 《关于动词“了”的弱化形式》,《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 孟庆泰 罗福腾 1994 《淄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内田庆市 冰野善宽 2016 《官话指南の書誌的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 钱曾怡 罗福腾 1992 《潍坊方言志》,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 莎彝尊 1853 《正音咀华》,尘谈轩刻本。
- 松友梅 1907/2011 《小额》,刘一之标点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太田辰夫 1950/2013 《论清代北京话》,陈晓译注 远藤光晓校,《语言学论丛》(第四十八辑) 商务印书馆。
- 太田辰夫 1958/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汪维辉 2005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
- 王力 1954 《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
- 王照 1904/1957 《对兵说话》,《官话字母读物八种》,文字改革出版社。
- 文康 1878/1986 《儿女英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
- 习丹丹 2015 《河北唐山方言语气词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谢自立 1990 《天镇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辛永芬 2006 《河南浚县方言的动词变韵》,《中国语文》第1期。

-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杨必胜 陈建民 1984 《海丰方言动词的态》,《语言研究》第2期。
- 杨永龙 2003 《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语言科学》第1期。
- 远藤光晓 1986/2001 《老舍のleとliao》,《中国音韵学论集》,东京:白帝社。
- 张丹 赵博雅 2016 《保定方言语法特点研究》,《北方文学》第5期。
- 张美兰 刘曼 2013 《〈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宁 1986 《建水方言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 张子华 2013 《山西方言助词“了”及相关结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赵元任 1922 《国语留声片课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35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68 《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竹越孝 2012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翻字·翻译·索引》,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研究所。
- Chen, Yujie (陈玉洁) 2013 The complexity of *liao* ‘finish’ and its weakened form *le* in the Shangshui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商水方言中的 *liao* 和 *le*),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南大学。
- Edkins, Joseph (艾约瑟) 1857/1864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官话口语语法),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Fan, Xiaolei (范晓蕾) 2014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Study*.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George, Carter Stent (司登得) 1871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 Giles, Herbert Allen (翟理斯) 1872/1887/1901/1922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汉言无师自明), Shanghai: A.H. De Carvalho, Printer & Stationer.
- Giles, Herbert Allen (翟理斯) 1873 *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语学举隅), Shanghai: A.H. De Carvalho, Printer & Stationer.
- Hillier, Walter Caine (禧在明) 1907/1913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 (华英文义津逮),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 (高本汉) 1918 *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北京话语音读本), Stockholm: Kungl. Boktryckeriet. P. A. Norstedt & Söner.
- Lessing, Ferdinand (莱辛) and Wilhelm Othmer (欧德曼) 1912 *Lehru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汉语通释——官话教程), Tsingtau: Deutsch-Chinesi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 Mateer, Calvin Wilson (狄考文) 1892/1900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官话类编),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Percy, Joseph Bruce and Evangeline Dora Edwards and Conlin. C.Shu (老舍) 1930 *Linguaphone Oriental Language Courses: Chinese*. (言语声片(灵风格东方语言系列教材:汉语)), London: The Linguaphone Institute.
- Wade, Thomas Francis (威妥玛) 1859 *Hsin Ching Lu* (寻津录), Hongkong: China Mail.
- Wade, Thomas Francis (威妥玛) 1867/1886 *Yü Yen Tzŭ 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语言自迓集), London: Trübner & Co., 60, Paternoster Row.

郭锐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guorui@163.com;
 陈颖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scsdcy@163.com;
 刘云 北京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blcu2004@163.com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uly , 2017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GUO Rui, CHEN Ying, LIU Yun, The phonetic alteration of the function word *le* (了) in early Beijing dialect tex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early Beijing dialect texts that the function word *le* (了) has undergone four stages of phonetic reduction: *liao* → *lo* → *la* → [lɔ]. It is observed that *le*₂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aw this change at a faster rate than *le*₁ (aspect marker) between stages 1 to 3, but the converse is true between stages 3 to 4. Different characters, such as 咯, 啰, 喇, 啦, were employed to represent corresponding the pronunci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alternation. In the Beijing dialect, the phonetic reduction often causes the vowels to be pronounced as -a.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alternations of *le* (了)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may have coexisted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could be differentiated by function. *Lo* 咯 and *la* 啦 were in the middle stages of the reduction process of *liao* (了). A cross-dialectal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is alteration includes four stages in two parallel types —with or without a glide -i, and corresponding alteration exists in many other dialects.

Key Words: Early Beijing dialect, phonetic reduction, a-type phonetic reduction

SUN Liping, The pragmatic differences and typ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ostpositional marker *yangzi* (样子) in Mandarin across the Strait

It is a recent trend to study the var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darin spoke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from a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gmatic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he postpositional marker *yangzi* (样子), and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differences and trends for integration based on linguistic corpora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aiwan Mandarin uses the postpositional marker *yangzi* more frequently than Mainland Mandarin, with richer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a higher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ord *yangzi*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eventually becoming a pragmatic marker. This is the internal factor that triggers pragmatic differences. The postpositional usage of *yangzi* also exists in other Mandarin communities (such as Singapore, Malaysia, etc.),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fluence from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Japanese, and by the result of language contact.

Key Words: Mandarin across the Strait, postpositional marker *yangzi* (样子), discourse functions, language contact

JIANG Jingzhong, WEI Honghua, Distinguishing the adverbs *yizhi* (一直) and *zongshi* (总是)

Time adverb *yizhi* (一直) and frequency adverb *zongshi* (总是) are interchangeable in some context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distinction of these two words proposed in the literature is far from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ix types of non-interchangeable contexts through substitution tests with respect to corpus data comprising 1,000 sentences containing *yizhi* and 1,000 sentences containing *zongshi* collected from the CCL database. The paper attributes cases of non-interchangeability to semantic differences and